

越努力，越幸运
越磨砺，越光芒

生活在阴沟里，
依然有仰望星空的权利

激发人们对生活的珍惜，
对生命的热爱，
并且明白活着的意义

越是
该哭的
人生

越要
笑着
活下去

孟晓霞/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越是
该哭的
人生

越要
笑着
活下去

孟晓霞/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越是该哭的人生 越要笑着活下去 / 孟晓霞著. —

北京 : 金城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5155-1656-1

I. ①越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5803号

越是该哭的人生 越要笑着活下去

作 者 孟晓霞
责任编辑 李轶武
文字编辑 李明辉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7.75
字 数 150千字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1656-1
定 价 39.80元

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路 邮编: 100102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64391966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信箱 jinchenghuban@163.com

母亲的史诗

如果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值得歌颂，我想，这个人一定是母亲。

枝子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。当然，她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身份——母亲。

年轻时的她，有一个很大的愿望。她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儿子。可是，上天不“优待”她，她生的孩子都是女儿。她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——丈夫家暴，亲戚鄙夷，以至于她曾怀疑，生不到儿子，可能真的是自己的错。

面对丈夫一次次的打击，她选择隐忍。她最大的耐力，就是忍。她常说，“忍”字头上一把刀，如果她不学会忍，早就被无情的现实逼死了。

她想，日子清苦点不要紧，孩子们大点儿光景就会好起来。她一个人种着二十多亩农田，时常背上背一个孩子，手上再拉着一个孩子去地里干活。

孩子贪玩，眨眼不见了，她丢下手里的锄头，疯了一般四处找。失而复得，令她痛哭流涕。

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，个个饿得精瘦。她挖野菜，煮蚕豆，甚至搜刮一些饭馆里的残羹冷炙给孩子们吃。天下父母心，哪个母亲不疼孩子呀。

她还是个十足的“伪装者”，只要有一丁点儿吃的，就迫不及待地弄给几个娃儿吃。她饿得眼窝子深陷，却连连说，“我一点儿都不饿”。不饿是假的，在那个缺衣少食的时代，她不得不做个“谎言家”。

可是，日子并未因她的坚持和隐忍而有所好转，却一次次地把她推向死亡的边缘。

透过门缝的月光，她清泪洗面，喃喃自语：“天，总有亮的时候……”

她以为亡命天涯就是出路，恰恰不然，上苍无情地从她的身后补了一刀。

放下尊严，并未换来应有的尊重。恶拳相向之下，她再一次选择了逃离。人至中年，加入打工大军，靠着一双长满老茧的双手南下打拼。做过

酒楼里打扫卫生的阿姨、扫过大街、当过地铁的环卫……薪水微薄，却也乐此不疲。

她最不放心的就是身体不好的那个孩子。孩儿多次病倒，她不远千里，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带她去看病；多少次，一根电话线，连着两头的牵挂；多少个冬天，她彻夜不眠，在灯下给孩子织围巾、毛衣；多少个夜晚，她加班加点做手工活，为了多攒几毛钱的学费……

她心心念念地盼着孩子们长大。

时光荏苒，弹指一挥，娃娃们像一株株根植于沙漠的小白杨，在艰苦的环境里，从生根、发芽、长叶，最终枝繁叶茂。她倾尽了半生青春，无私奉献于孩子们的成长。

终于，娃娃们一个个地长大了，她却老了。

在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，她始终不离不弃，陪着娃娃们读书、辍学、打工、工作、成家。从青丝熬到银发，她无怨无悔。

现在的她，满头白发，是个乐观而快活的老太婆。

坎坷的命运，教会了她自强不息，独立自主。她不愿给娃娃们添麻烦，年过半百，常年一个人在外务工。

她不仅勤劳，而且还是个好学的女人。虽然大字不识几个，但聪颖的她，紧跟时代潮流，学习打字，上网。从一开始写一条短信错字百出，到现在能够写出大段的文字，而且基本没错别字。她常常在朋友圈里晒孩子们给她邮寄的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旁边配着文字，傲娇地强调：这是我女儿买的！

枝子不再做“儿子梦”了。她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，每当跟人拉家常，说起生儿子好，还是生女儿好这个话题时，眼神黯然，满脸遗憾。她再谈及这个话题的时候，眼睛里闪烁着自豪而幸福的光芒。

她的一生，就像一棵漂泊的浮萍。在漂流的过程中，遇到数不清的激流。但她并未因此而沉沦，随波逐流，她靠着顽强的生命力，生存了下来。

她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母亲。

我想，世间的母亲皆如此。

她们都写过这样一首朴素的而动人的诗——母亲的史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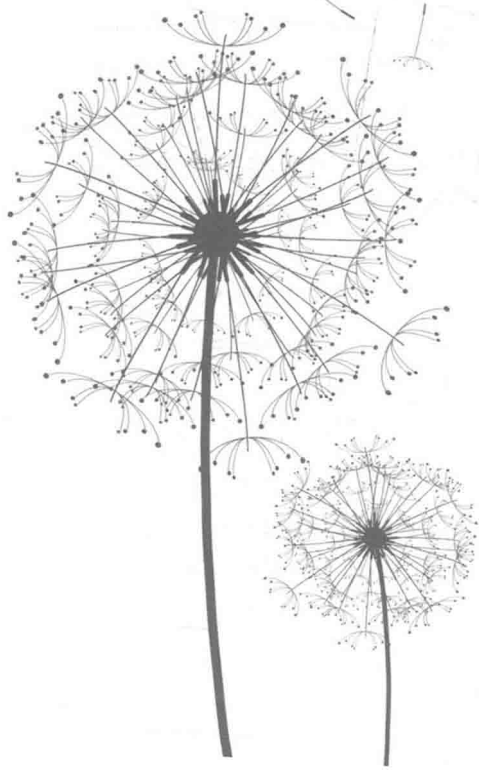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

第一章	谁的成长不带伤	/ 001
第二章	山重水复疑无路	/ 028
第三章	人生若只如初见	/ 072
第四章	灿烂青春逐梦引	/ 163
第五章	永远的，小棉袄	/ 229
后记	感谢生命的美意	/ 237

第一章

谁的成长不带伤



这个女孩生而不同

【001】

一九八七年六月的一天傍晚，天空忽然一声巨响，一道刺眼的闪电疾驰而过，顿时，狂风大作，暴雨如注，清香的泥土味弥漫开来。在一间破旧阴冷的小瓦房里，一个女婴安静地出生了。

她不像其他孩子那样，一出生就扯着嗓子，发出嘹亮的哭喊声，以向这个世界宣告自己的到来。她只是安静地闭着鼓鼓的小眼睛，小嘴儿抿得紧紧的，好像一副睡不够的样子。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，虽然还散发着浓浓的乳臭味儿，却十分惹眼。

产婆李大娘是接生的老手，她接生了半辈子，第一次遇见像这样沉睡的婴儿——不仅丑丑的，连点儿生气也没有。她一只手拎起她的双脚，把婴儿倒拎着，另一只手狠狠地朝她的小屁股上拍了两巴掌。突然，她感觉手掌像是被坚硬的石子硌了一下似的，闪电般缩回，刚刚出生的柔嫩的小婴儿，怎么会硌人呢？她纳闷着，目光在那粉嫩的小屁股上游移，感觉哪里不对劲儿。

几个巴掌下去，屁股上都有了红印，然而，她依然执拗不哭，只是摆了摆有点疼的小屁股，抖了抖小身子，像极了一只慵懒的丑小鸭，哑吧哑吧地抿了抿那小小的嘴儿，依旧闭着一双鼓鼓的眼睛。

躺在一边满身汗水的张枝子，见此情景，无暇顾及生产带来的疼痛，担忧地问道：“李婶儿，这女娃子咋了，是不是又不好？”大儿子出生时也是这样没有精气神儿，还未满月因一场久而不退的高烧就夭折了。尽管她和丈夫林厚土哭得死去活来，也没唤回儿子的生命；紧接着，第二个孩子出生了，是个女儿，哭声可响亮了，声如洪钟。两夫妻失望地看了一

眼，丈夫闷着脑袋，说了一句话：再生！

于是，就有了这个小生命。

李婶摇摇头，锁着眉，略有所思地说：“这个女娃子从外观上瞧着没事儿，只是……只是这尾椎部位有个小尾巴窝窝，手摁上去，硬硬哩，好像里头有个小尾巴桩，可能是这娃儿跑得快了，还没成人形就想出来……”

“快！抱到我这，让我看看。”产婆的话，让原本担忧的枝子，心里忽然一沉，莫不真是个怪物？

接过女儿，枝子扒着她的小屁股，定睛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的确有个小尾巴桩，还有点尖尖的！这孩子生得好稀奇。

她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望着这个皱皱巴巴的小生命，她的心底生起一丝心疼，再怎么着，这也是自己孕育了十个月的生命啊，要是个儿，那该多好……她痴痴地想着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枝子小心翼翼地把孩子包裹起来，轻轻地放在身边，摸着她粉嫩的小脸，捋了捋她那黑亮亮的发丝，缓缓地将女儿拥入怀里，她怔怔地望着房梁椽木上低垂的蜘蛛网，眼前浮现儿子夭折时，她和丈夫林厚土撕心裂肺、痛哭流涕的情景。那是她初为人母时的第一个孩子，而且是儿子！她和厚土的儿子！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尽情享受儿子带来的欢愉，儿子便在一场高烧中，永远地去了。那是他们心头的一块肉，生生地被剜走了，疼得他们流干了泪。

不能再夺走我的孩子，她是一条可爱的生命啊，枝子暗暗地想着，双眼不禁蒙眬起来。

李婶走后，丈夫厚土端着一个大瓷碗进来了。

“六月的天，小娃儿的脸，说变就变，这会儿晴了！”厚土说着，欲把碗递给妻子。枝子侧头望了一眼遮着一张老粗布的窗子，看上去亮亮的，好像有阳光。旋即，她收回目光，半坐半卧。

接过碗筷，她低头看着碗里的两个荷包蛋，汤里漂浮着两片青菜叶，还有两滴晶亮的油珠。若是搁在平常，她肯定三下五除二地吃个精光，繁

重的农活，消耗体力，让她怎么也吃不够。生娃从前晚折腾到第二天晚上，整整一天一夜，尽管她体力消耗过度，但生的偏偏是女娃，她多少有些失望，加之孩子有些异样，她竟没了食欲，匆匆地喝了两口汤，就搁下了碗。

“吃这么点儿，咋了，不好吃？”

“饱了，吃不下了。”

厚土其实很明白妻子没胃口的原因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孩子像我。”

“嗯。像你多点！给她取个名吧！”枝子提议。

“你觉得啥名好听，依你。”

“我没得文化，你好歹读了个初中，你取。”

林厚土若有所思，须臾，他说：“大女子来弟，这个……哎，还是个女娃，要不……叫招弟？”

枝子无言，默认了这个名。在这个家，男人说了算。

林厚土瞥了一眼刚刚被“命名”的女儿，起身端起了床头柜上的碗，走了出去。

雨后初晴，最后一抹夕阳铺洒在辽阔的大地上，整个人间笼罩在一片温色之中，也将林厚土那双祈盼而沧桑的双眼，镀上了一层明黄，未满三十的他，看上去沧桑而忧郁。他一头扎进这片苍茫，长长的影子落在了身后……

【002】

满月后的招弟，愈发可爱。乌黑的头发欲盖耳垂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四下张望，似乎对这个陌生的世界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看着女儿安然地度过月子，枝子的心里渐渐地踏实起来。可这份心安并未持续太久。

那天，枝子忙着做饭，招弟躺在床上“哇哇”地大哭，四肢不停地折腾。林厚土正好放牛回来，拴下了牛，听到孩子的哭声，跑进房里一看，

原来尿了床，难怪哭哩。

他笨拙地给她换了张干净的尿片，尽管尿片塞得很整脚，但这是他第一次主动侍弄娃。平日里，农活多，这伺候孩子的事，都是枝子在操持，林厚土基本上不过问。这一转眼，娃长大了，也更俊了。这也是他第一次这样认真地看女儿。她清澈的眸子里映着父亲的像。

招弟，招弟……这要是个男娃，那该多好，可惜了……他想着，抱起了孩子。

他学着妻子的样子，跟她打牙语，“哦哦哦”地不停，一会儿横着抱，一会儿竖着抱，换来换去，不知道究竟咋样抱。好在，她不哭也不闹了，睁着一双大眼，咂巴着小嘴。

他一只手垫在她那两只小脚板上，另一只手稳住她的背，试图让她立起来。这个稚拙汉子，并不知道这样小的婴儿，各项器官尚未发育好，是万万不能这样立的。

幸好枝子及时看到，赶紧阻止了他。

“这会伤了娃！”她心疼地接过孩子，揉了揉她的小脚丫。一种异样的绵软，传向她的神经末梢。生而为母，大抵都有着天生的敏感吧。她们能够准确地识别自己孩子的每一个肢体语言，哪怕一声啼哭。这是上天赋予作为母亲的一种先天能力。

她把孩子平放在床上，两只手里各握着一只脚。反复地感觉，细细地琢磨。

“娃儿的右脚好像比左脚格外软，你摸摸看。”

厚土也反复掂量了几次，纳罕道：“不一样，还真不一样。”

他们面面相觑，各自脸上的凝重神情已不言而喻，但就像商量好了似的，谁也不明说。其实，更多的是，不敢明说。从这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起，孩子异样，枝子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尽管她不是丈夫心心念念的儿子，可那也是她心头的一块肉，天下哪个母亲有不爱“心头肉”的道理？痛失爱子的感觉还是历历在目，她实在不忍再重新感受一次。好不容易平安熬过这日子，心里的石头，才稍稍落了地，这忽然又给吊了起来，她的心里

再一次沉重起来。

良久，枝子脸贴着孩子的脸缓缓开口：“好在她没哭没闹。应该……应该没啥事儿……”此刻，她只能用“应该”这个词儿来自我安慰。以后的路那么长，谁也预料不到将来会怎样，何必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惶恐不安？退一万步讲，即便将来有个什么，那也是明天的事。命已如此，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。

时光如梭，像那离弦的箭，快得叫人心慌。

招弟刚满一岁的时候，厚土和枝子第四个孩子出生了，招弟没有招来真正的弟弟，而是妹妹。当他从产婆手里接过女儿的那一刻，眼泪代替了所有的神光，绝望代替了所有的希冀。他望着怀里的小人儿，爱恨交加。

几天后，厚土跟枝子提出，把即将满月的四妹送人。枝子久久没有说话，低着头，就像一个犯了大错的孩子。十月怀胎，痛苦分娩，这样特殊的情感是男人们无法感同身受的。但她清楚地知道，丈夫是绝不可能留下这个女儿。她何尝不想生的是个儿子，一次次地生产，消耗的可是她大量的元气啊。这肚子不争气，怪谁？她能找老天讨个公道吗？

孩子满月那天，厚土领着他的大姐来到枝子的房间。大姐的来意，枝子心里很清楚。

大姐笑着走到床边，看了看：“哟，娃儿还睡得挺香哪。”

枝子无话，厚土蹲墙角自顾自地磕着烟袋锅里的灰。

大姐看两位都不说话，在床边坐了下来，说：“枝，你们这个家呢，姐姐也知道，现今的光景不好过，孩子多了，跟着受苦。前天厚土去找我，让我给娃找个好点的家庭送了。我也是打听了好几家，倒是找到了个好家，户主是个村干部，有两个男娃，一心想要个女娃儿，我跑去说道说道，对方连连同意……你要是愿意，我今天就把孩子抱过去。”

大姐说得不无道理，家里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，粮少人多，大人都吃不饱，何况孩子们呢？与其让她跟着自己吃苦，还不如找个好人家。只是，这一送，自己可就难以再见她了。今生的母子缘分，怕是要自此切断。孩子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会不会伤心，会不会埋怨她的父母呢？

枝子沉默了一晌，嘴唇嗫嚅了半晌，最终又把话生生地咽回去了。丈夫和大姐已经商定好了事，无论自己说什么，都无济于事。

如果改变了既定的命运，那唯一能够做的，可能只剩下逆来顺受。

想要儿子求而不得

【003】

枝子欠起身，从枕头下拿出一个新的小棉毯，大红色的罩面，白色的绵绸里子。没生产前，村里人都说，看肚形是儿子。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说法，说肚子尖尖的就是儿子，肚子滚圆滚圆的，就是女儿。枝子也深信不疑，为了迎接儿子的时候到了，她省吃了两个月的鸡蛋，攒了点钱扯了新料子亲手缝制了这个小毯子。

生产那天，这孩子却迟迟不肯出来，整整疼了两天。枝子狠狠地咬着牙齿坚持下来了。期待了两天，当产婆告诉她又是个千金时，她的心轰然间沉了下去，内心的煎熬与失落如密布的乌云般，丝丝缝缝地盖过了产伤带来的疼痛。

孩子包裹好了，大姐抱起孩子欲走，枝子手紧攥着毯子的一角，不愿放下，大姐安慰道：“枝……你就放心吧！”枝子痴痴地望着盖头开的小口，点了点头，缓缓地松了松手。两行清泪从脸颊滑落。

在关上房门的那一刻，枝子再也忍不住伤悲，嘤嘤哭泣。

厚土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烟卷在狭小的房间里，一圈又一圈地升腾，渐渐地满屋子都是浓浓的烟味。枝子的伤悲，伴随着浓郁的烟味，弥漫满屋，在房间里绕啊绕，好似无尽长河。

一袋烟毕，厚土走出门去，只听得“哐当”一声，原本将要散架的门被关上了。这是他们结婚以来，厚土第一次对妻子甩脸子。当初娶枝子

时，她父母强烈地反对，但枝子不嫌弃他家贫，负担重。厚土不仅姊妹多，而且他的母亲常年瘫痪在床，还有个傻啦吧唧的弟弟，三天两头跑得不见人影，得到处寻人。

枝子看上的是他的一表人才，性格憨厚。就像他的名字一般，让人心安和踏实。过日子，不就图的是一个“安”字嘛。林厚土一辆二八的自行车就把她从遥远的大山里接回家。伺候公婆，养猪种地，她样样行。她想着过着清淡的日子，再给他生个胖小子，这日子啊就真真圆满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光景在生儿子这件事上卡了壳。

真的是自己的问题吗？她也日渐自我怀疑起来。只上到小学二年级的她，压根不懂什么 xy 染色体，更不知道胎儿的性别是由男性的精子所决定的。她傻傻地四处打听能够生儿子的奇方，只要是有个苗头的说法，她就赶紧尝试。什么喝酸梅汤呀，让男人多吃肉啊，吃中药调啊诸如此类的法子。

奇怪的是，第二年老五出生了，还是个女娃。

这一次，把孩子送人还是林大姐操办的。枝子没有过问送到哪儿了，户主家境几何——无论娃到哪家哪户，都比跟着自己吃不饱穿不暖强。她也不想知道孩子去处，她怕日后见了无法面对她们。更怕自己忍不住去找她们。而这样的事，是绝对不能发生的。既然送人了，再去相认，算个什么理？再说，对方家里也多半不会同意，反而让人多了心。

苍天不负苦心人，老六是个儿子，仿佛买了彩票中了大奖。夫妻二人又喜又忧！这来之不易的儿子，他们真怕有个万一。哪怕千万分之一，对他们都是致命的打击啊。于是，整个月子里，他们轮流看着孩子，甚至不敢眨一眨眼睛。好像眨了眼，儿子就没了似的。

这份巨大的欢喜并未持续太久。老六重蹈了老大的辙，没有熬过月子，高烧不退，不日便无情地去了。厚土一日日地蹲在墙角抽着旱烟，一袋接一袋地抽，不分昼夜。牛也放得少了，更无心情做事。邻居见了，多一句嘴说，林娃子啊，你那地荒草丛生，咋不整？

林厚土每每听了，就起身钻进房里，对着那堆腐木梁子，痴痴地想上

半天。想着想着眼角就湿润了。面对爹娘相继离世，他愣是硬撑着没掉一颗泪珠，却在生儿不得这件事情上，屡战屡败，从满怀期待，到希望逐渐破灭。仿若一根蜡烛，最初火苗子嗖嗖地跳跃，逐渐地，蜡尽灯枯。他的心，已经慢慢地熬成了那最后一丁点儿蜡心儿。

过了秋，上交完粮食提留，家里的粮仓一年瘪过一年。耕地的牛瘦得只剩下了架子骨。连犁地的力气都快没了，林厚土气得只拿鞭子抽。

这世间哪里有不给牛儿吃草，还想让牛儿奔跑的理儿？看似林厚土在对牛发火，事实上，是他对自己、对妻子的愤懑的一种发泄。这了无生趣的生活啊，无可奈何，无可奈何……

在接下来的三年，老七老八接连出生，遗憾的是，都是女娃。林大姐再抱走时，枝子已经无泪可流了。

原以为越挫越勇，实际上，他们夫妻俩已经越挫越绝望。

直到第九个女儿出生，厚土痛下决心，甩下一句话：不生了！这个铁骨铮铮的男人，被无情的命运，折腾地丧失了最后一分热情。

林大姐最后一次来抱孩子走时，枝子紧紧地搂着孩子，号啕大哭，像那泄洪的闸。她已隐忍了太久，太久。一个母亲最大的痛，可能莫过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，夭折的夭折，送人的送人……

这一次，她给孩子取了一个名字：若男。

艰难生活雪上加霜

【004】

生活就是生活，它的脚步永不停歇。从不以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，痛了就停，乐了就走。生活的尽头在哪，谁也不知道。

随着成长，招弟渐渐地表现出与常人的不同。体质差，三天两头地感

冒，有时候昏睡不醒，不得不送医院。去医院的次数多了，她远远地见着穿白大褂的医生，就开始声嘶力竭地哭。一般的孩子一岁左右都会走路了，她直到五岁还不会走。

清贫如洗的家，纵然是小小的感冒，也经不起折腾。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这句话用在厚土夫妻身上，一点都不为过。他们常常为了没钱给招弟看病而争吵不休。

农村人吵架，从来都不是就事论事。他们两口子也不例外。吵架的由头总能从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扯到钱上，再从钱绕个弯子扯到生儿子的话题上。

生儿子，是他们经久不衰的话题，也是他们心里的一道永不愈合的疤。稍有碰触，痛便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性格内敛的厚土性情逐渐变得不稳定起来，时而蹲下抱头，时而暴跳如雷。有一次，他因枝子的一句无心之言，怒火中烧，推搡了一下枝子，她一个趔趄，差点倒地。夫妻多年，他第一次“出手”。他原本是个凡事闷在心里的汉子啊。

是的，两个儿子相继离去，是他们永远的痛。温柔多情的枝子，除了无奈叹息，就是垂头抽泣着。哭能解决问题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可是，现在，哭却是她唯一的出口。如果连哭泣的权利都没有，那么，她跟一条被抛在炙热的沙滩上的鱼有什么区别呢？恐怕难逃窒息身亡的宿命了吧。

生不出儿子，真的是我的错吗？枝子常常抹着泪想。当一个错误的意识被反复叠加，就可能假的也变成真的，不是也变成是了。愚昧和无知，如荒草般地疯长，使得这个家庭一步步走向灭亡……

“厚土，招弟耽误不得了，这个岁数不会走，我怕……怕有个啥毛病。”一天，枝子怯怯地说，她想试图取得丈夫的同意，带孩子去大医院看个究竟。现在的厚土，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爆炸。她越来越不敢跟丈夫说话。她怕再次看到他癫狂的样子。

厚土不言语，望了女儿一眼，转身找烟袋去了。烟叶块很大，他放手里，双手捧着使劲一搓，再撮成一小团，塞进烟锅里。接着从裤兜里拿出一盒已变了形的火柴，轻轻地一划，在身前划出一道飘逸的弧线，动作

十分娴熟。他眯缝着一双爬满黄翳的眼，叼着烟杆，点上了火。接着便是一顿剧烈的咳嗽。

她小心翼翼地等着他的回答。哪知，他转身走了，投给她一个凄凉的背影。

晚上，枝子煮了芝麻叶清汤面，干的都盛给孩子吃，她和厚土一人喝了一碗面汤。饭毕，安置好三个娃在西屋睡下后，枝子来到东屋，丈夫已经侧着身子睡了。她在粮穴（方言：粮仓）前站住，穴里已经见底了。只剩下外面放着的半袋稻谷了。撑死吃半个月的稀饭，就没了。

“要揭不开锅了……”枝子自言自语。

枝子躺下后，用胳膊肘试着碰了碰厚土，看他睡着没有。碰了几次，他丝毫没有反应。枝子按捺不住了，坐起身来。

“家里的粮食见底了，再不张罗，都要挨饿。”枝子说。

厚土闭着眼，一声不吭。往日，他操持农活时，只要一沾枕头，就开始打鼾，打得地动山摇的。她知道，那是他累了啊。这近一年，家里家外，他一副事不关己的德行，只闷着抽旱烟，很少能听到他那鼾声如雷的声音了。

枝子知道丈夫装睡。

“我们饿肚子事小，关键是几个娃子饿不得。你是一家之主，总要想想法子。”枝子说完，厚土“霍”地翻身过来，大喊道：

“你倒说说我咋办？”厚土开口说话了，一副理直气壮的口吻。

“当初要不是你二姐怂恿我们搬家到这，也不能到如今这境地。现在困难了，她倒是不愿意管了。”为了躲计划生育，厚土夫妻在大姐的建议下，搬迁到另外一个乡镇。在他们居住的大院里，住了好几对躲计划生育的夫妻。枝子和厚土就是其中一对。

“要不……要不把家里那头水牛卖了，先维持目前的生活。”

“卖了？卖了还怎么种地？二十几亩，我一锄一锄挖去？”他刀子般的眼光直射枝子。

她心里一颤，直感到周身冷飕飕的。她快快地又躺下身去。两个人开